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紫山大全集卷十九

詳校官中書臣孫　球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録監生臣朱起鳳

謄録監生臣陳　遂

紫山大全集卷九

元 胡祗遹 撰

記

翰林院廳壁記

文辭之功亦大矣賢哲之君重之而不輕急之而不緩豈徒然哉堯舜之盛德大業固可以澤當世而福後人然一傳而得朱均不惟身隳家聲而紀述傳詠之辭口亦不能道向無二典三謨千百世而下泯泯焉其孰知

之窮天地亘萬世使人得見唐虞之美巍然煥然如白日之在青天五篇之書之力焉下至禹湯文武成康漢唐之英主紀於書歌於詩録於史册久久而益彰者皆是也茲特身借文辭以得名至於生前因文辭以濟事如訓誥如誓命聳羣聽愜羣望定大業翦大凶者又豈特以飾口舌之虚言哉尉佗之負固東西萬餘里萬甲不易服一折簡而臣之奉天之兵威不可制利不可勸一詔而士氣百倍是又可以文辭為無用哉若夫奉咫

尺之書傳數寸之撽以代百萬之衆者亦文辭之力也至於太平無事發德音布明令勸善懲惡黼黻皇猷藻飾萬物絲綸一出四海聳聽又不可斯須而廢也竊惟匹夫之治一身萬乘之治九有言行而已匹夫之賤猶胥顧於箴言其發有逸口萬乘之言可不慎歟故伊尹之戒太甲曰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君德之聖則言而世爲天下則然而秉筆代言之任苟非其人敗事於目前貽笑於萬世豈小小哉故前人謂之出納王命王之

喉舌自龍作納言而下代不乏官歷漢至唐盛萃羣賢而以言為任謂之翰林備顧問與參决時人謂之內相我太祖神武混一區宇未遑文治太宗繼體守成大比羣儒粗成文辭者賜一爵復其家定為國典崇文之志於古有光皇帝陞祚之某年立翰林院自承旨而至應奉凡若干人自時厥後內則王侯之拜封百官之制誥外則遣使四夷懷柔遠人凡王命言必以文每視草聖聰虛注宸衷㸃竄必辭理兼完而後可彬彬郁郁炳

炳琅琅聳扶杖之聽拭思化之因於戲盛哉然而登瀛洲者不可以不紀其創置之始以備異日史策之採擇焉某官某人月日書於院之廳壁

國史院廳壁記

國有史史有官尚矣周官宗伯之屬太史即其司也老聃爲柱下史漢武帝置太史令以司馬談爲之談死子遷繼之故世號太史公東漢班固除蘭臺令父彪作東漢書因仍循習代代不廢而所司之事亦各不同周禮

太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法掌則以逆官府都鄙之治正歲年以序事頒之於官府須告朔于邦國大祭祀其執事卜曰是蓋主紀録明歷卜故凡邦國計簿及天官歷律典則禮儀皆兼之玉藻云天子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漢制天子計書先上太史令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兼明天官至於近世則專以紀録為職餘皆不與焉然上自祖考受命之聖神天子之一起居一話言大臣百官之一舉措一應對皆得耳

聞而目見退而書於册下及禮樂刑政之美惡遐方異域之服叛列國風俗之疵美天象地質日月星辰風雲之徵變山林川澤水火草木百物之妖祥閭里歡戚之聲容雲林隱逸之奇特與夫忠臣孝子節婦義夫以及弑逆之惡莫不詳悉隱顯原究情偽而備書之不溢美不隱惡覈實昭直善足為法惡足為戒藏之金匱秘之石室人主不可得而觀誅姦諛於九原發潛德於冥漠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史官之職也秉筆者可不難其

人哉嗚呼政有似可緩而必不可緩賢者以為急昧者急而弗舉史筆之謂歟以禮樂刑政之實而方之以虛文似為可緩以一士大夫之家有系有譜牒有先世遺訓有子孫遵奉可紀之格言成法而況奄有九有受天明命開萬世無疆之洪業聖祖神宗宵衣旰食殊勲盛德巍巍洋洋在人耳目者不可勝録而無一言以紀之此英明賢哲之嗣君所以急之而弗敢失墜也皇帝即祚之某年從翰林承旨王某之奏斷自宸聽勑中書省

立國史院仍合翰林院太常寺三而一之一時受職者凡若干某某某竊念記事者史官之職也史院之樹皇帝之孝思我朝之大典不可以不識其歳月且前代百司廨壁皆有記記其隆替廢置前後職員之名氏因以示警戒之辭噫有其名而無其實君子不可以虛居矧重以詞林之清華太常之禮儀集于厥躬廩餼守官者宜無怠無忽

太常博士廳壁記

經言禮樂不可斯須去身非禁戒之謂欲去而弗能也首尊而足卑首貴而足賤禮也冠雖敝不以苴履此天理人情之自然也有人於此貴足賤首人皆以為狂且病矣心平氣舒百體融浹五音清和者樂也反是則為悲哀為厲怒為強梗為叱咤非樂也一人之身心禮樂不可去況有國有天下者乎故舜命伯夷典禮而夔典樂成王命六卿宗伯掌禮樂古之聖王之治天下禮樂而已越禮違和頑嚚抵冒而不可化然後糾以刑政非

得已也殘暴如秦而官置奉常佐以丞屬有太樂此又見禮樂之根於人心而不能已也漢因秦制景帝更奉常為太常列之九卿而尊大之諸博士皆屬焉博士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選通經博古者為之員至數十人出則補守相博士之選不為不精外補也不為不重蕭望之猶以為憂末忘本前人之崇禮樂重儒士槩可見矣歴唐至宋皆樹焉金有中原唯國子學太常寺置博士各二員視漢唐之制亦少衰矣是蓋禮樂之文而禮

樂之情禮樂之功用咸無焉皇帝天禀仁孝奉太后以温敬祀祖考以誠嚴又以比俗朴而寡儀直而少温即祚某年朝覲會同之儀既已畧舉於是立九廟奠神主太常之禮樂燦然一新牲牢酒醴粢盛菜菓潔馨肥腯鼓鍾竽笙磬瑟簨簴調均和平尊罍俎豆罔不具備雖師樂工賛禮引奠奔走奉執之士無一闕陋攝官代禮登降有秩始終嚴肅聖衷夷粹神降之福一時供奉百職洎諸執事者禮成而嘆曰宗廟儀音復獲觀聽皇帝

孝敬刑於四海雍雍熙熙同享太平何事如之後某年勑宰相立太常寺官畢備仍分隸甸民戶四百七十以供祀事有司請議以翰林侍讀學士徐某爲司官長少卿則翰林直學士高某寺丞則翰林待制楊某兼之又設兩博士以應奉翰林文字周砥胡祇遹攝其事博士有印章有廳宇既辱命祇遹輩私自喜愧相與語曰禮樂之爲治宗廟之嚴煥天開聖人廢五六十年而復興使四方之人化質直而揖讓易鄙野而雍和報本以歸

厚追遠以廣孝聖教皇風不疾而速文職之臣寧可不紀其所自邪且博士之清選逈古今明典禮吾二臣者惡能當之是又不可以無言某年某月日記

攺府判毘識齋記

士之致遠先器識而後文藝何謂器襟宇度量是巳故前賢論人曰豁達大度又曰洞若城府又曰汪洋如萬頃陂又曰陳元龍湖海之士推而至其極則包含洪大無不覆載何謂識見微而知著以將然而知巳然以吾

之一世而知未來之千萬世推而至其極則容光必照明燭六合故君子不學則已學必至如是而後可識欲進則必務窮理𦤺欲大則必務容物二者日進區區文藝可不學而能量若斗筲識如面牆雖辯若懸河才能應變不過傳聞强記拾涕唾踵陳迹而已耳某立讀書之齋於私第求名與言某𦤺識有足尚者余恐其臨下為高狃于小成請以𦤺識扁齋之楣而大書焉仍以是告

西冶記

民生日用斯須不可闕者五材也木水火土成不以智力隨取隨得智不足則成不能必力不贍則得之不饒惟五金為然鐵於五金直卑品下切用急須則反居黄白金銅錫之上世無黄白金銅錫則可鐵不可無也故有鐵官以其用廣而利慱也為民者四而後世兵别為五兵鋒鏑函刀為本不堅利雖有虎旅百萬與無兵同農之耘耔植獲一動作一云為罷之用鐵十居八九百

工居肆以成其事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士與商技業雖不專於器用而身與家人必用者鐵亦處其六七然則鐵之為用豈閑緩細微之物歟雖三尺之童能知之我朝右武重農田畆日闢疆土歲擴鼓冶鑄鍊明不可廢某年立銅冶總管府鈐束諸道治三年而上計戶曹戶曹會貯積之數可抵十二年用不必勞民呈省散治戶于民廢罷諸道冶洎其總鐵官曽未三年前日所報之數支未十二三諸治庫藏空竭是盖總鐵

官不為研窮盡實冒從冶官之虛文省部又從而行之故有此弊兵需必不可闕致有銷農器以應造作至元十一年秋復立諸冶太原在諸道為上路見於府西南七舍而近山行六十里舊冶所在唐為某宋為永利監金為大通監陳堯佐宋琪吕誨嘗領其事我朝亦置積有歲年隨近例偕罷鐵性剛利精堅少加淬礪則無物可敵凡隸冶戸千官二員提舉爵五品國之為國惟農與兵鐵於農兵其可無也雖然日中必彗操刀必割勢

使然也狃甲兵之利以貪不毛恃其有備而不戒不虞俱非中道我朝兩無是弊治安已久而不忘兵庫廪充實而立官訓農憂罷用不足而復置諸治地不愛寶貢金九牧大食之刀不足以爲利肅慎氏之矢不足以爲勁郟氏之鼎不足以爲寶惟農富兵强皇威神武而不殺是不可以不識前此治官首尾三十餘年者交城謝氏父子也屬官千戶鄧某與有力焉具石未文而治廢因今復興請併其歲月某年月日某官再拜書

江陵府新驛記

匹夫環堵之家而舍客有位人跡所通之路必有逆旅主人矧通都大郡使者旁午舍館者不設雖三尺之童亦知其為不可然而廢墜而不舉阨陋而不張汙穢而不治者何也急於私而怠於公耶人能以治家之心治國奉巳之心奉公雖不學無術亦可為良吏至元十一年平宋江陵當西南為衝要公廨帑藏承舊略備惟傳舍為闕守土者急先務而力成之擇地覓垣於萬里樓

下堂奥門廡井廄庖廩小大具舉風軒燠室各有攸處當乎火雲赤日流金爍石塵裾汗馬不勝困憊倚拂雲之欄檻向北風而開襟白蘋紅芰之末香飈送涼不覺溽暑之去體及其江濤路遠歲寒風雪慘膚虐面堅氷在鬚褰簾入戶窓明炕煖不覺四體之迴春故去者忘勞而來者如歸作者之慮可謂勤矣夫成者壞之始廢者興之原其物理之必然既成而易壞者惟傳舍為甚蓋過之者衆用之者勤也官物之不惜世人之常情也

賢如子產館於晉而猶有毀垣之怒況餘人乎壞毀者不可禦守土者不得久於其職繼踵為政者當隨毀隨葺毋墜前功余喜其落成不可以不識又不可以不戒故書

濟南新驛記

朝廷之發號施令誕告萬方雲行雨施電掣星馳不旬日而際天所覆罔有不及萬方之禀命朝貢輪蹄絡繹輻輳京師山行水宿飲食車馬盤礴休息所至如家億

萬里之遠不知其勞此驛傳舍館不可闕者也聖天子神武仁聖混一六合往古不臣之國書傳地志不載之異域來享來庭濟南總府當南北東西之要衝舍館雜於闤闠市井湫隘卑陋不容軒蓋恒擾及於民家為政者踵訛襲繆因循苟且積七十餘年而莫知改作至元二十一年時和歲豐家給農隙闔府官吏恊議唱賛卜地於歷下亭故基之前背大明湖面諸南山爽塏寛平計畆若干作新驛落成於來歲孟夏繚以周垣再分為

五區區為堂為廡為庖廚為廐庫凡客之所須巨細無一不備有臺榭以居高明涼炎夏燠祁寒而温風雪則室窔而窓明塗塈丹雘未畢屬縣來觀者摩肩接踵而閱月而不絕城中士庶室家相慶曰自茲以往高我門閭開我戶牖完葺我墻屋保全我器皿父母妻子早眠晏起各安其室我賢使君之惠政再世不忘矣憲司揚善糾惡人之有猷有為若已有之政廢弛而不舉者憲司之罪也廡幹汙慢一視而無褒貶善不能贊成惡不

能懲戒唯僥倖免責寧不愧於心乎是役也守土者可謂知先務矣不可不書謹署府僚階銜於左無廢無壞紀歲月以勸後之爲政者焉

林州廨公生明堂記

牧民之政多術矣求其要則一言而盡曰明而已凡民之所疾苦我當知之逃亡之屋我當哀之賦役之彼重此輕我當平之田畝之荒蕪我當闢之獄刑之寃滯我當矜而憐之背本逐末狥一時之利我當求其情而慰

勉之歲不凶荒無聊賴而為盜賊我當求其故而拯救之强宗大姓侵害細民兩辭至前我當察其情僞而抑遏之扶持之姦吏之不奉法是其所非非其所是助强挫弱見賄屈理巧計佞辭把持官府虛文詭案愚弄判筆我當抑之人倫風俗之不美我當教之誨之而身為先之凡是數者見之審處之得其中不明則不能也明固出於學古博而經事多使私心一起則事至物來皆若面墻所謂博學經事皆不得力人不欺已而自欺人

不愚已而自愚故曰公生明又曰公則一私自萬殊理一也分肢而為萬雖巳之一身手足耳目顛倒錯繆而況治人乎郴林州名其廳曰公生明可謂知本矣格物窮理正心律身可謂至矣妙齡秀發始入仕路而能若是持心以往處州郡則通物情居廟堂則照百姦是非邪正將見逃形匿影之不暇雖然白者易污剛者易折慎毋以皦皦察察為能也余既大書扁牓為主人者復求文以誌諸壁敢以是告

益都新修廟學記

治民之要三庶而富富而教耳休養生息子孫蕃衍昆季强盛戶口滋殖倉有餘粟笥有餘帛優游卒歲而不識寒餒之苦愛民如是而不知孝弟忠信驕奢淫佚慢上傲長犯義犯刑無所不至小則正之以法大則臨之以兵必不得已不勦滅殄絶而亂不能息聖人憂之禮樂教化防於未然此家塾鄉庠遂序國學之不可一日而闕也益都控轄郡縣六七城戶二十餘萬襟海帶山

廣遠險固昔人謂之東秦自我朝奄奠中夏開創之始務欲息兵消暴乃即土豪之堀起效順者世官焉大率强猛雄勇以力服人之材故於文德教誨實不足也學校廢而不舉民不知禮義忠孝漸染積習旣久遂生壇賊之逆事父孝故忠於君事兄悌故順於長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豈虛言哉豈無徵哉至元乙酉某人來治是邦觀民設教知所先務廟學爲之一新不可

不紀石以書其美然而人能弘道各有其職崇殿廡嚴像貌香火馨潔師席齋房庖庫罔不具備者守土之任也傳道授業作成人材訓導得法者為師者之責也任在守土者既無愧怍自今以始主善者當念我朝崇儒重道致治興化之良法美意責望我輩贊助太平措斯世於唐虞之上而於教育之方寧可不正其本浚其源日就月將以經明行修為本以雕蟲篆刻為末以窮古今達世變文經武緯調燮經濟為實學以記問章句訓

詁爲浮技一旦從政付之一縣則一縣治委之一郡則一郡安托以數路則數路鎮静不致不通無用之誚譏然有六卿八位之望名實相副材全德備不疕不局無施而不可使朝廷養善儲材不負所望此興學聚士之功也不然則詩如蘇李賦若揚馬工虛言而無實用謂之不學可也聖賢之學寧若此哉師儒門弟凡有成已成物兼善天下之心者當以斯言爲不妄某正月日某

書

欒城縣學記

菽米之起餓殍纊帛之活凍死人皆知之知之而不耕蠶游惰趨末者亦有之然不戒用勸務本者十六七斯見人生之必不可闕人心之自不能已趨末者非人心也風化使然也聖人之於人甚於粟帛雖迷惑於異端而吾之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自若也邪不勝正人不勝天亦明矣欒城東畿之内邑日霑聖化君子小人皆知學道而廟學火于兵草莽瓦礫將七十年辛未簿

尉田茂復其舊例賢廊門廡繼完於後政朔望春秋二丁有祀而學者弦歌有地鄉賢酈某簡之以不肖之言以記其學之廢興竊感而思粟帛不求於人而人知貴重者死生係焉聖人未嘗以禍福誣民而民知敬奉者循聖人之道則上下和平尊榮安富生遂其性死盡其常不循則不能一朝安也所係如是宜其報祀而尊嚴並天地又豈一縣一邑獨得而私之然以甘凍餓而不知耕蠶者較之豈不賢矣哉惡可以不書

鄭州重修廟學記

明主之所先庸主後之良吏之所急俗吏慢之庠序學校明主所以養賢儲才化民成俗之先務也有國有天下者孰不欲令行禁止君子愛人小民易使忘身狥國親上死長政治和平而囹圄空虚禍亂不作而賢能輩出朝廷尊隆萬邦咸服然而卒不能從其所欲者葢不知清出治之源廢德教而任刑罰棄禮樂而専法令踵戰國暴秦之餘習忽唐虞三代之至治區區以簿書期

會為先務職此之由也唐虞三代之政固多教條大經大法莫先於庶而富富而教耳自京師縣邑家術鄉黨皆有學故能官得其人職無廢事風俗成而國祚永延及列國一時卿大夫尚能以禮維持其政鄭之有邦間於秦晉齊楚之强大子產以君子之道修已事上訓民治人見稱於孔聖昭昭於史冊當時至今皆以謂鄭有人焉僑之没千八百年至元丁亥我朝望族貴臣布揆尚書公之子托克托湖北宣慰副使東昌節婦馮氏之子

黄廷佐君卿同守是邦革前政白科之弊墾闢荒蕪務農重穀發滎陽炭山之利浚汴水以通南東之舟楫勸孝弟化凶奸百廢具舉乃曰我朝肇造區夏策試多士中選者復其家世世無有所與在在廟像孔聖建學立師作養賢俊訓導閭里内立集賢翰院以待茂異以養耆德國子監以教貴家子弟之俊秀者可謂急務也鄭之廟學卑陋乃爾我二人實負其罪乃即漢永平之故基復修而崇起之聖字賢廡師席生齋下及于井竈備

具一新經始於是年之春二月落成於次年之秋七月躬率僚屬羣士致禮常祀鄭人趨拜祠下瞻仰嘆嗟同聲相應曰吾二賢侯為國為民忠厚勤敏忍惜一言以紀石以德以功勸來者而垂無窮乎僉曰諾攄誠拜狀以文來請謹因鄭人之詠歌而為之詩曰為政有三庶富而教弗序弗庠從厥攸好臣不知忠子不知孝忠孝兩亡鳥獸同道賢哉二侯布政優優以善養人廟學復修彝倫既明則民不偷熙熙鄭俗禮讓交游異邦之治

簿書期會抵冒頑嚚苟免無愧此善彼惡學興學廢緩急後先惡可倒置我銘我詩鄭人之辭二侯在官父訓毋慈二侯他適鄭人去思刻石廟庭日拜其儀

磁州廟學記

過國入境即其聞見知政治之得失教化之淺深子游宰武城孔子過而聞絃歌子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以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孔子以為然然則君子小人皆不可以不學後世牧民者已既不學又

不能立學擇師以教人以致風俗弊壞秪冒頑嚚集詬無恥制訐官府鬬訟親族隣里姦宄奪攘僭侈淫麗無所不至秦漢而下無數世之善治戕賊而不能庶庶而不能富富而不能教也學則人倫明知禮義廉恥耕讓畔行讓路以不孝不弟不忠不信為辱生不如死雍雍熙熙皥皥如也學則易治不學則易亂學校之所係豈細微哉為政之要莫先乎學校磁雖中州山水明秀世生名士人知好學県官等以興舉學校為已任聖宇贍

廡師席生齋補前功之未完成制度之當補無一不具可謂知為政之先務也歟餼羊既設興禮者自有人焉茲擇良師集子弟之俊秀者明經治事隨其所長列屋而教養之一旦有成或禆大厦一甓一椽之用使天下稱之曰是蓋出於至元之澤賢侯某人某人承宣之力也顧不偉歟某年月日某書

滁州重建醉翁亭記

德之感人也厚矣言出於口曰德言事及於人曰德政

福當代而澤無窮使人曠百千世敬慕法效而不能忘此德之所以成已成物之效也歟故有德者之一止息一遊歷凡論議經涉之泉石草木德其人而被以佳名亦可以終天地而不朽古今臺閣樓觀亭榭宮室之美一時乘富貴挾豪勢浚民之膏血而為之豪奪巧取而有之雄壯華麗得江山之形勝快風月之登覽銀屏珠箔盛集高宴不為不多然而終其身而遺子孫者幾何身未死而名無聞一灰寒而不見知於閭里者皆是也

惟德其物豈虛言哉不肖自兒童時得東坡大書醉翁亭記而知歐陽公之德業自時厥後復得六一居士集五朝名臣言行錄而熟公之平生每以不得一至於滁覽大賢之遺跡為恨至元己丑冬同鄉文士張君仲豪得官倅滁衆皆為賀曰歐陽文忠為太守之惠政一遊一行之佳跡石刻手筆之辭翰朝見夕覽三年之内何樂如之明年夏六月不肖亦以事容姑蘇門者曰同知滁州事張倅來謁不肖首以懷賢為問遂出柳倅再立

石醉翁亭記為贅且曰亭廢於兵鎮守滁州萬戶府達嚕噶齊托歡萬戶屬昭勇泊僕倡率同志以月俸重起之願得數言以紀其歲月嗚呼公之道德勳業學術文藻亭興亭廢名並天壤泉可涸山可夷而茲亭猶在可喜者牧民者能以崇德化民為先務如文正之祠祀嚴子陵而後尚德者名州曰范公倡始於前使來者繼美於後因感古人有德有功於世雖異代邈邈如親拜德儀傾嚮報謝之罔極無德無功者權威雄猛生已不足

侍公之神遊故治智僧晤語問樹亭者之姓名此記之不可以不作武安胡某書

襄陽重修官廨記

君子之居雖一日而必葺況官廨乎官廨之不可闕雖遐荒異域陋邦小吏凡有民社者皆知之矧天際所覆數萬里居中處正太平久安之治世乎一縣之治固狹隘也然而國家典籍圖誌簿書條章之所傾落兵農工賈貴賤小大貧富之所歸訟承流宣化發號施令徵料

供辦之所指聚胥吏卒隷晨昏風雨之所停集所係如此雖三尺童子亦知其頃刻之不可無也居是官者恬不之問反為之語曰官不給錢役不可擅舉欲有規畫興作惴惴焉惟恐其民之多言獲罪于官也今日僧寮之借榻明日道宮之假楹習以成風因仍苟且日復一日至元十三年秋廵按河東過遼州襄垣官廨一新異于他邑問之蓋守土者從輿望協衆力而成之也詢其所費則錢不取于官而民無異辭一木一甓而不敢私

馬竊嘗有言人能以事父之心事君愛子之心愛民治家之心治國雖不學無術亦可謂良吏賣卜貨藥技之賤者也尚知僦屋布席張幕先為有衆留止瞻拜之地而後求售其藝五馬之榮百里之寄無一宇之聽斷而莫之恤是其為心卜藥賤技之不若也為臣之心寧無愧乎至此而不自安異衆例而力行之不可不書以勸隣邑

平陽府臨汾縣新廨記

平陽當河汾間為巨鎮屬邑五十餘城臨汾劇而最要
經界繞百里占籍者幾萬五千戶凡兵賦之重徭役之
煩十常居其二而風聲氣習勤儉果譎宛然雜唐晉餘
俗惟其物浩壤狹且不相能故人嚚于訟必直曲逌巳
聽約束俟審辨者動塡里閈縣舊署在府右廂康寧坊
之南城易代來為土人氏豪據有司假老屋隙舍寓理
漕務一歲間輙三五易處簿書儀具坌集委積棼不可
暉奔趨執事者當夏熾冬冽赭汗僵立尤實艱苦前政

狃故常眎瓜代日復一日漫不加省庶幾赫令尹之威
具睟瞻之燉清承宣風化之源其惟艱哉逮今縣監某
捻其如是適時和訟理嚮化有漸迺以其故詢諸衆僉
曰念茲在茲竊有年矣第率先無自迄于今邑邑也既
度其人之樂用遂經辦焉應直得景行里次氏之故第
凡成室一十五楹畧不加易其來如歸聽事適中吏舍
兩列彤闥前啟衡達里逵于是遠湫隘處高明委蛇安
舒各有攸叙中外竦然大易觀仰既而史亢淵曰其興

滯易弊之勞趨事樂成之懇公倡私應共濟厥美匪劌
書珉石代而縣者烏能究根據而見經始贄禮幣來謁文
予以歷官内外因知天下之治在于宰相師帥得人而
已佐天子理百官發號施令以遂物宜者宰相也推君
治庇民生供事取決會歸有極撫字百里間者師帥也
是則宰相與師帥勢雖霄壤以本末體要而言實相須
成化耳故前代選重其人眷柬于清流册授于軒陛疏
名殿屏盖由是也今國家條章具舉百度惟貞顓任責

成垂寄殊切作縣者茍非恪勤官守推忠及物何以稱經緯相需之望今一縣之署置固匪政之大者類能若是尚何患任之不優俗之勿易責罔塞而績用不彰于時哉予特喜縣僚屬達于從政有志于民得春秋憫雨之義故以所繫重者告焉幸來者毋忽

滏水記

水善利萬物然不擇地而出或出深山窮谷無人不毛之土或汙下泥淖沮洳寂寞之野雖滔滔汩汩源委深

達終何益哉潞陽當中原之腹心太行左界南北要衝桑麻禾黍之沃野炭磁礬鐵之奥區陸車水舟窮海南而走京師商賈如織實所謂神州赤縣者也州四十里山南北而中斷西來巴蜀秦晉東抵趙魏齊魯之通軌也有泉出於山足發源淵深迤邐廣潤成大川流北抵州城支別五渠灌溉阡陌園圃用其力十不一二其流經兩岸取其注下推盪之勢不煩相杵驅驢之勞米其粟麵其麥者七十餘所佳哉此泉生於有用之地居高

就下澤及無窮實天地之鍾秀博施也居民行人蒙其利而不知敬填於滓穢而不知浚馬牛羊豕褻涸於其中前州從事馬某麓以貞石歳久復為傾圯某年月日廣平路都達嚕噶齊某官久奉朝命問滯訟於縣適至泉上臨流而嘆曰天下之水一也得地不巧者十蓋六七雖欲德澤施於人而不能也吾郡此泉天下之名泉也守土者昧疏浚開導賛助之功不盡神之德寧無愧乎顧謂宰邑者曰山川能興雲出雨者官為祠祀滏陽

之得名者茲水也立州治者茲水也不憂旱乾不雨茲水也食得精鑿茲水也六月火雲商旅無枯渴之苦茲水也有此數德而無泛溢漂没昏墊之惡且庶人之祭祀報神惠也是水之惠豈特五祀之比哉主土者宜如何哉即以香火謝過焉去其壅塞潔其汚濁高其垣墉方正其神宇曰廟而祠焉後世文祟祇敬也當俟農隙而請命於上土人不勝忻忭衆口同曰我公此舉不可不刻石以識其美邑宰王某來乞言以不肖州人也義

不可辭某年月日大中大夫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使胡某書

新開天平水記

人之生也水與穀而已人不食飲七日而死者水穀俱絶也得水則猶可以活年飢避兵以藥辟穀者唯水不可廢養生者亦以嚥玉池之水為能致壽龜蛇不食不死以得太陰之精而陽不能涸花木土植而生折置瓶盂養之以水則自芽而櫱旬日終月不死然則水之利

萬物萬物之秉命乎水其利溥哉故五行生成為先後而水為之冠布五氣而行四時流而為江海淮漢霈而為雨露霜雪雖天地復資以榮豈特萬物哉林州當太行最佳處民居圖畫間五材具美唯水為艱得鑿井淺者百餘尺深者倍蓰綆如牛腰一人不能舉歲當暑旱泉縮居民環井而立炊時瓶罌不能滿民大以為苦村落鑿井盡土而無水者瀦雨水以飲撫字之吏前後相承無如之何州西三十里水出天平龍洞歴山而來甫

踰中路阻以巨石伏入地下不適民用至元五年春前江淮等路安撫李公漢卿來治是州下車撫民勸農問以利病教條既布詢謀於衆導水以東以濟渴以溉枯槁衆踴躍從命不督而集於是公洎同僚達嚕噶齊石林奇塔特州判李讓親畚鍾從命石以火塹高湮卑順流而行滔滔汩汩直抵城下役不再集工不三宿闔境之人以公有潤物之功而感公之仁能見前後臨民者之所未見而嘉公之智刻石記事求文於余因告之曰

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唯豈弟之人則可以子民子民之道順民之所好去民之所惡知天地歲運之豐歉而預防其禍開山澤林藪富藏之閟以適民用至於辦賦斂集戸口警盜賊給工役此一介里胥亦能之古人所謂循吏良吏則非也余識李公舊矣天資豈弟疏水之政固美矣消癃閉壅腫之疾流淤塞滓穢之惡濡枯潤槁其利非一雖然是才仁政之權輿也異日黄潁川龔渤海惠政良法所去見思此亦未可量也磨以歲月

汝當自知之衆喜曰唯請書諸石是歲重九日應奉

大夫翰林文字胡祇遹記

紫山大全集卷十

元 胡祗遹 撰

記

重修羑里文王廟記

天地文明之運至中古而盛先聖後聖之德至文王而備文王之盛德大功皦如日之在天愈久而愈光不以廟貌香火廢興厚薄而汙隆焉然千百世而下凡曰有知追慕聖人之功德自不能已或以聖人里門之所在

都邑之所營建車輪馬跡之所嘗涉歷則必垣而宮之像貌而冠冕之時和歲豐春奠秋薦儀誠兼至不威而嚴不率而齊莫不鼓舞而踴躍懽忭事死如事生茲非龐恩厚澤淪浹于人心孰能使之然哉湯陰北十里道右孤城如塊土人傳曰羑里文王之廟在焉考其事跡蓋太史公所謂羑里之庫者也兵後祠宇焚蕩其年其月其日邑人彰德路詳議劉敬文卿倡鄉里之好事者前楹後寢創爲一新凝旒端冕神復以宇居者樂於祈

年報本過者喜於下車瞻聖且求文石以識其歲月無知小子惡乎敢言哉至於聖人之出處則有明夷之彖辭易之大傳太史公書韓文公之羑里操有耳目者孰不聞知尚何言哉所可懷而慕傷而喜者八百年文物之周賴是城以興伏羲先天之心畫賴是城以明在聖人明夷於一時而發聲開聾垂裕後人昭昭於億萬世之無窮若然則聖人一時之不幸而為後世無窮之幸雖聖人亦不自以為不幸向使獨夫惡不貫盈文王之

化行乎西土不過潤及於一時一隅配禹湯成三代禮樂典章貽則來世者未可知已易經之衍明亦未可知矣兹城也蒙囙聖之惡名後之君天下者存而弗毁良有以也劉敬以篤敬之誠復完祀事方之助淫祠崇異端處身聖人之門而張皇非聖人之法者邈矣是又可喜者也惡得而不書至元六年夏十有二日太常博士借注户部員外郎兼𤄊奉翰林文字武安胡祗遹記

創建三皇廟記

生聖人者天地成天地者聖人也天地賴聖人而成而況於人乎況於萬物乎不讀易詩書語孟不見聖人之功知聖人者孟子而下惟韓文公為最原道一篇詳且盡焉孰為聖人由周孔而上則文武文武而上禹湯堯舜三皇堯舜之師也傳天地心代天地言贊天地功立萬世斯人之極天地位萬物育三聖之功也人生報祀天地廟貌香火血食舍三聖孰先焉後世祀典不明不敬愛其親而敬愛他人悖禮悖德奔走祈禱僥倖僭妄

非理之祭不可禁主三皇之祭者獨醫巫兩人耳我朝欽崇郊祀舉秩廢禮大都小邑皆廟三皇至元戊子彰德路宣差逺公總管少中胡公卜地之逺闤闠幽寂爽塏可以宅神妥靈卜於金鳯坊之東創建而崇起之洗庸工之陋像開天日之聖儀俾萬姓皆知報本崇德不獨在於醫巫也噫良吏恵政一方感恩戴德人猶不忘況萬世永賴之聖功乎但恨無倡始開悟者自今以始因敬以求其敬之之由希慕企仰上智者聖其聖而神

其神中人隨氣稟之厚溥各有所得愛身循理樂其樂
而利其利心仁而身壽希聖之効人自知之少中大夫
前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使胡祗遹譔

太安寺鐘樓記

武安僧寺五太安為崇麗宏深大定明昌間僧衆亦盛
法鼓齋鐘粥鯨經幢像大而聲洪住持者戒行精嚴緣
法福厚寺火於金亡之兵蕩為灰燼五六十年不復舊
觀至元丙戌夏余以事還鄉一至其門則法堂西廡及

諸僧房煥然一新院宇清淨再往過之都綱神元謂余曰自吾祖師德祚受業親師廣沂二人相繼補壊起廢而得至此神元等繼續先業惟恐不克負荷凡院門之未備敢不竭力一一修緝近賴外護功德主宣差縣令主簿以寺未有鐘鐘未有樓二舉而二美具適幸車從之來臨敢以文為請因告之曰竊惟佛之立敎亦因世人資禀清濁昏明高下之不齊設為科品以訓諭各因所見所悟而入道所謂對病用藥殊途而同歸者也直

指人心見性成佛一也因性理以立言演說千經萬論日講月究二也嚴列條律不可違犯三也有因有果立像開悟四也人之所以不能成佛者氣血嗜欲害之也衣食溫飽則安逸怠惰昏妄放肆早寢而晏起夢想顛倒無所不有沙門之義居徒侶衆多非洪音警告則起居之不能齊一昏怠之不能嚴肅進退之不能如律講誦之不能依時勸戒之不能徧知使聲入乎耳戒生乎心律周於身性成於內然則立像之為訓豈淺淺哉汝

輩此舉其可嘉尚然而自兹以往仰危樓之高明而能四通八達不為物欲蔽塞而墮下流聽洪鐘之聲如聾而聰如寐而寤如醉而醒如晦而明初則知戒戒則定定則慧茍不知此雖檐楹齊雲潮音沸海一虛器耳神元曰執事儒道也是說與佛法合請以斯言刻諸石

方山重修元魏孝文皇帝廟記

堯舜禹湯文武而下歷二千歲之久巍然南面者奚啻百千人知君人之職能止於仁以善養民者幾何人哉

立德立功立法福澤萬世使人香火廟貌敬之如天地永永而自不能已者又幾何人哉當其據至極之位操死生天下之權奔走聽命則有之愛慕敬恭中心悅而誠服則無有也一旦長往棄世則誰復思之而況於血食香火據處廟祀乎元魏之種鮮卑也祖金革死而不厭生長見聞之恒性也自詰汾傳世十二而高祖孝文皇帝立帝名宏時生五年矣有至性前年其父病癰親吮之未冠而能親祀七廟經讖緯巫卜詔均田自是立

政置三長定民户籍制五等公服作明堂辟雍國子學分置州郡定樂章非雅者除之大旱請有司賑貸出宫人罷末作犯死刑而親老無他子旁親者以聞詔羣臣言事太后馮氏殂勺飲不入口者五日哀毁過禮逾年始聽政進蔬食追感哀哭終日不食太和十五年更定律令親决疑獄定廟祧之制正祀典祀圜丘明堂迎春于東郊十六年祀明堂朝日于東郊修堯舜禹及周公孔子之祀親行拜祭養老於明堂以太后再朞哭於永

固陵左終日不輟聲凡二日不食十七年親録囚徒謂司空穆亮曰自今朝廷政事日中以前卿等自先論議日中以後朕與卿等共决之是歳冬十月營洛邑明年南廵祭比干墓以太牢自為文曰嗚呼介士胡不我臣三月還平城議遷都九月考績黜陟百官十八年冬發平城至洛陽置牧場于河陽十二月易冠裳語言從漢十九年夏四月如魯城祀孔子封其後為崇聖侯減冗官之禄求遺書法度量遷都洛陽詔州牧考官屬得失

以聞十一月祀圓丘二十年改姓元氏初定族姓詔羣臣聽終三年喪詔諸州中正各舉民望五十以上守素衡門者授以令長以久旱不食三日是夕大雨置常平倉除逋亡緣坐法以彭城王勰為宗師使督察宗室不率教者以聞二十二年秋七月省宫掖費用以給軍賞二十三年夏四月殂于穀塘原帝友愛諸弟始終無間嘗從容謂咸陽王禧等曰我後子孫邂逅不肖汝等觀望可輔則輔之不可輔則取之勿為他人有也親任賢

能從善如流精勤庶政朝夕不倦每出廵邏有司奏修道路輒曰粗修橋梁通車馬而已勿出草剗令平也在淮南行兵如在境内禁士卒無得踐傷粟稻或伐民樹皆留絹償之宫室非不得已不修衣裳浣濯而服之鞦勒鐵木而已此帝之仁政之大略也平城之於洛陽南北取道彰德為直要故於府治之西多駐蹕之所土人蒙其恩惠廟而祀之水旱禱於廟則遂不為災風雨時若歲乃大熟若夫雄才英略混一六合之志未遂而天

不假年三十三而夭惜哉使帝得伊尹周公之輔弼太甲成王眞庸主矣方山父老以廟貌久傾壞不戒用勸各出家貲新高殿宇雄壯絢麗增倍於舊垣墉門廡深嚴完好像設邃穆瞻仰起敬既落成相率來乞言刻石以紀其歲月以倡勸後人嗚呼魏之易代帝之殂落幾寒暑矣使人敬愛不忘之如此大德大功及於生前身後生為仁君沒為明神此誠之所以不可掩也故備錄史傳之所紀而大書之仍刻諸人姓名於碑陰庶幾子

孫世世毋墮賢祖考事神報德之敬某年月日記

德州顏魯公新祠記

忠臣敬君憂國之心切痛良苦者社稷宗廟將傾逆亂將大作位卑而不敢言言之而不能上達上達而不見信欲自為之備則犯分越禮職微力薄不能申明而獲罪不為之備則禍於旦夕而身與國亡虛負不智不忠之恥徒魚肉於梟獍虎狼之口於斯時也危乎艱哉唐明皇享太平三十年恃宴安縱淫逸惡直言踈斥正人

寵悅媚耳目逢迎詭隨之姦邪陷身於聚麀肆人欲而絶滅天理安其危利其災樂其所以亡而不恤喪心若是足致亂亡明智忠愛之心曷勝憂懼悲夫天奪其魄降天帝之尊崇而親接冀穢虧日月之光明而喜愛螢燐豢豺狼犬豕為麟鳳納侮招凶梟啄一鳴河北二十四郡土崩瓦裂披靡而從賊平原以塊爾孤城無山河之險固無甲兵之堅利犄角常山拒賊鋒綴賊後使賊不敢長驅而西庶幾京師得為緩禍平賊之計深明遠

慮忠勇精誠照青天貫白日數千載而下想見風采凜凜也後之有天下者莫不欲臣下之死節於我激勵孱懦然則平原之廟貌血食終天地而不廢爭光日星可也為人臣而忠於君來守是邦聞魯公之風宜如何哉百年以來廟火于兵故基斷碑埋沒于荊棘瓦礫至元乙酉知州劉某下車未幾詢訪陳跡力起祠宇賢矣哉侯之處心也人之修己臨政即其尚慕崇敬者觀之則其人可知也狄梁公毀淫祠千七百所而立大禹伍員

之祠乃知忠義尚賢之心千萬世一心也劉侯前知蔡州魯公死事之地而廟像焉始終惓惓於公之節義尚志者能已於言乎故書

汴州二賢堂記

金貞祐五年夏五月滏陽黃冠師威儀薛正圓坐遊於趙禮部閑閑公家公葬之汴之東城作文以祭納銘於壙厥後其徒韓忠誠徙葬於其鄉至元某年道士某等立祠於州之天慶觀而像事之以閑閑公金國高年之

元老侍正圓最深故以開閑中堂而正圓侍坐扁其堂曰二賢且慮後人莫知二賢之為誰來徵言以識其姓名竊嘗聞我先人之言曰大定二十五年廷試天人相通汝祖開閑是歲同榜登第以是思之同年家之情好分義吾鄉之尚賢樂善二賢之文德人品俱不可辭開閑之聲稱有耳者皆知之正圓以野服黄冠得與為友生前身後親厚若是則其人可知矣天慶宫正圓受業之所開閑之里門鄉井二賢精爽吾知其眷也必矣刻

道人庭宇松竹交蔭香火清深終日無履聲雞犬跡實足以棲神妥靈若以閟閟銘威儀之壙祭威儀之靈二篇之文刻於石則二賢堂之為誰顯煥暴白於千世矣奚待俚言之為贅某曰我乞言於子如子之說則記已竟矣謹受教

胡氏別業記

彰德西南迤邐崗阜去城僅一舍村曰王佐一水西來曰羑水東過羑里之庫去去漸下智者鑿石為渠又因

其勢之趨下奔湍穴石為坎深尋丈圓徑倍焉注落觸
激以轉水磑晝夜麵麥十餘斛雖夏秋霖潦不為害少
西二百餘步復鑿立一磑之巧猶天成渠濱樹林陰翳
屋宇蘺落如畫雞犬鵞鴨不勞飲飼而鮮澤肥腯問其
主人之姓居者曰此胡氏之別業也胡氏世為隆慮農
家近世子孫名全者潛德不仕徙其家安陽其子元大
名府開州酒稅醋三務提領壽七十五終于府郭南之
私第元之子名允中字信卿皆遷葬於安陽王家崗讀

書幹局累監倉庫務閒暇以才慧營生理故成此業一木石一塼甓皆手自移植雖巧匠良工弗若也余駐馬久之計其功不二十年不可完問之則果然有子男五人長曰長安今為河間景州判官次曰長慶曰進德曰水兀曰山兀俱讀書嗚呼世衰俗薄雖農家亦皆滅裂鹵莽有種木者共笑以為迂務口舌趨近利鶩風賣雨踏虛駕空知有今夕而不計明晨者皆是也背鄉井棄墳廬弗恤也苟可以得溫飽則就之人反以為智權若

允中之用智勞力能為世之所不肯為不趨末不妄求不欲速不求近利坐遺子孫以長樂久安之業可尚也夫子孫遵守而不失百世富安可卜也抵暮入城翼日語諸親友或曰是不可以不記貽胡氏後使知其祖考之賢余應之曰可某年月日書

靜勝堂記

宿州公廨後圃連北城城高數仞直後圃雉堞因城築土方數畝當火雲赤日退食登覽向明俯臨民居市井

里巷車馬喧闐背倚軒楹城下長洲芰荷鷗鷺龜魚川泳雲飛左顧右盼阡陌村落山阜如畫不知人間之有酷暑月建之當長夏帝炎帝而神祝融也堂曰靜勝命名者良有旨哉升茲堂也熱已無有何以勝為人於養心無學致疾而不知疾之所由生人之制心最難者靜靜則清涼最喜者動動則煩燥煩燥則雪樓冰殿不能解晝夜十二時心無時而靜飲食中亦動夢寐中亦動才者汲汲於功業貪者孜孜於財利烈士眉眉於名譽

誇者皇皇於權位處州縣而慕府郡守一郡而慕臺省居人臣之極貴不得於君則熱中朝廷急於得賢甫霑一命而望為宰相者皆是也萬思千慮如沸羹如烈火如銛鋒如悍馬聖訓所謂人心惟危者數千年後其言愈信命斯名者欲使後人各安其分思不出其位息妄想之紛擾澄淵涵蓄恪居官次明恕生民之利病詳察田里之休戚一夫失所畏懼慄慄不冬而寒外熱奚足勝哉某年月日某官復新楹宇軒戶請記於余老謬妄

意如此未審扁門者為何如登茲堂者為何如

叢桂堂記

墅業則連阡陌篋笥則金玉滿堂謂之慶門可乎此富室也非慶門也高楹甲第車騎塞閭身居大官勢可炙手謂之慶門可乎此貴家也非慶門也所謂慶門者富與貴不與焉圬者王承福之言曰吾操墁以入富貴之室有年矣有一至者焉而往過之則為墟矣有再至三至者焉而往過之則為墟矣問其隣曰身死其子孫不

能有也或曰死而歸之官也以是觀之其可因一時之富貴而遽以慶門為許乎必也子孫繁衍盡事親敬長之職靳靳則保家超卓則亢宗孝弟婣睦才能問學處鄉里稱善人入仕途為名士賡前人之聲副高明之志是以謂慶門吾鄉富貴之家不啻千百可以慶門目之者吾於盖氏見之矣盖公為總府經歷官披荆剪棘撫瘡摩痍化相残為同井易草芥為桑麻以功以德富與貴固所宜有子六人珠明玉立蘭薫桂芳承義方之訓

克自抑畏經歷君殁迨今將三十年友愛融怡與君在
無異内外族屬百口大小無間言凡九世遺業不唯不
敢失墜而又增廣焉玄曾孫男女三十餘人然則葢氏
之慶如火始炎泉始達焰焰滔滔其可量也哉六人長
曰居敬字立甫次居正字元甫次居仁字義甫次居簡
字行甫次居寛字德甫次居實字誠甫元甫起堂於其
第手足宴集不肖亦在席酒酣仰而視相顧而樂舉杯
見屬曰吾兄弟輩固不能遂先人責望之心然堂構前

業日慎一日常恐弗能光昭先人之令德所以成此堂者非止於娛悅妻孥誇耀閭里偃息此身而已也歲時伏臘聚宗族於斯會昆季友朋於斯誦常棣之詩歌鶺鴒之章篤孝友而厚親愛毋胥遠毋胥怨以棣華相輝為可重以玉帛財利為可薄使世世子孫毋改此轍此樹堂之志也願命之以名誌之以文庶幾不墮其成言僕不敏請以誠告賢昆仲之相友愛以古人自期以今人薄惡紛競為戒誠發於中陰相於神明故能同心之

言如蘭桂之馨聲相應氣相求急難相救助如林桂叢蘭之相蒸潤足以照映一時而流芳百世然則揭曰叢桂又奚若僉曰唯命於是乎掇前賢觀物之餘議感叔世天倫之衰薄紀董氏賢父子之實迹而為之書

董氏遐觀亭記

去槀城西北三分舍之二村曰大張沃野平豁稼肥木茂聚落如畫居民熙熙仰恒山于雲端來滹水于天際郎中董公彥才别墅在焉築亭水湄徵名友人胡某扁

之曰遐觀因求立名之義曰何謂也曰此吾友顧瞻之間胷中之至樂因名以形容之奚問為是地也當戰國之際而為燕趙之郊中山九門如指諸掌孰勝孰負一得一失及其智力俱困折而入秦秦不能有復歸諸漢漢于恒山為王國為名郡犬牙相制小大不常陵夷至于魏晉朝漢而暮趙晨燕而夕秦暫一于隋而又為唐所有安史一亂而藩鎮以終五季之末巖然而城淵然而隍變為遼宋之疆埸再變而為金元氏之中土甫百

年而今為我朝之郡邑上下三千年之事歴歴在目前人陳迹煙飛雲散城郭山川按圖可攷長空鳥沒消沉萬古登茲亭也豈非遐觀天地古今之變歟自吾友為鄉之奇童子以迄于今為名卿為材大夫歲未五十周前日某氏之第而今為某氏之園嚮也某氏之圃而今某氏之阡登茲亭也豈非遐觀百年盛衰鄉邑閭井及吾一身之變歟春萌夏葩秋實冬荄蠶月條桑剥棗納禾入此室處曰為改歲茲非遐觀農事民勞四時之變

歟亭臯之下通道京師車馬絡繹南去北來增職拜命
忻忻以趨貶竄降逐慘慘而還茲非遐觀仕途得喪之
變歟外觀物變之無窮内觀此身之可驚景觸于目理
契于心視窮達為一致閲古今如旦暮當其闤闠喧闐
人事紛擾躍馬横策一臨茲亭負手放目静觀返視戰
紅塵爭白日皇皇汲汲蟻聚羶蠅聚血龍隆昏耋進不
知退甜不知恥者為何如哉凡君子處已觀物惟静也
故能見百動之得失惟遠也故能辨百物之紛殊古人

所謂已在堂上而能辨堂下之人睫在眼前反不能見此遐觀之義也吾友性靜而識遠故以是言之彥才曰名義昭矣吾心喻矣吾亭之記畢矣問一得三請識諸石

籍君玉主簿東軒記

前主武安簿君玉籍公中年以來優游鄉里角巾私第築屋于堂左而三楹焉楹為懸軒開豁爽塏去市井不遠而喧鬨塵坌不能涴軒下植小花草數本砌外穿井

引水圃蔬雖隆冬青潤可愛短垣僅隔雞犬求其所以不崇墉之意當其陽旦陰伏煙收雲斂朝氣清爽主人晨興東坐游目或凋溪而屋或高原而耕雞鳴犬吠煙火籬落相接負城花柳村墟之外日光天際紅翠照映諸峯屏立一重一掩莫能形狀諸峯巍然矗空若青芙蓉峯顛雙浮圖僧守明滅乎其下峯名紫金迤邐而南如萬馬奔突之狀者不可勝數歲己卯余罷官來歸主人置酒觴詠于軒下酒酣衆賓歡適舉酒見相屬曰吾

鄉嘉山水在在如畫然城居者不得見負郭卜宅者多不巧遇萬一巧遇而背山起樓者十常八九籍君此區結廬入境而坐享山林丘壑之供又能閒適笑傲與佳客共之予能無一言以誌之余應之曰紀事責實而立名欲清衆美畢具而一辭不能罄使聞之者企慕而欲一來見之者坐賞終日而不忍去然則扁曰東軒因以為主人之號異時與東山東野東里東皐子同得名于後世未必不自此軒始皆曰可請為之書

楊子忠潛齋記

洛陽隱士楊庸子忠先生以德以學特詔起為孔林教官先聖羣孫顏孟諸孫問道講經於席下先生發明聖學躬行聖道盡革近代章句文詞之弊學者亦洗心易慮薰沐漸摩童子冠者各知學之小大道之本末復洙泗之正亦不復有權謀功利之念歲月既久告老還鄉井結廬於洛南名其齋曰潛凡敬慕先生者怪而問之曰潛之為言在易在詩其義昭昭先生之盛德升聞大

名滿天下江湖流而日星垂雖欲潛得乎先生曰非是之謂也吾欲潛心於聖學者也難者又曰先生之謙退不足不知老之將至則可若夫先生之於學自總角而至於今七十年矣無書不讀必探其原無義不究必洞乎底炷爛乎春華成結乎秋實目擊道存聲入心通無事於潛紫山野老聞而嘆曰學者之知先生先生之自處兩盡其美然睿聖武公作抑之詩於年九十有五聖賢之於學死而後已天斯須而不行則不天地斯須而

不生則不地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德不修學不講孔子以為憂韋編三絶尚有假我數年卒以學易之嘆先生可為斯世之師也歟剽竊涉獵欺世盜名聞先生之言過先生之齋必將有所興起有所慚愧而自失焉者毋以先生之言為過自抑畏夫人才有自足之心則不進而日退曾子易簀曰啓予足啓予手吾今而後知免夫故前賢乃有蓋棺事乃定之說行百里者半九十里之喻吾將以先生為法先生以書來求言敢以

鄙辭復

泗水縣重建廟學記

天下之治亂係乎人材之賢不肖人材之賢不肖係乎學校之廢興學校之廢興内則係乎京尹外則係乎守令故曰守令賢則主德宣子游之治武城使君子小人皆知學故君子知愛人小人則從化而易使在位者愛民市井田畝雍熙而從化非太平而何太平則天地位萬物育所以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然則學校之

所係豈細事歟中統建元遐荒異域奉表上章皆成文理朝廷始重儒學列位雜以儒者荒域小邑皆立孔子廟興舉學校尊師重道人材輩出泗水縣去曲阜不兩舍洙泗遺風人易從化廟學荒廢至元癸未縣令李某前令喬某同心協力即其故基翦荆棘拾瓦礫聖宇講堂前後具備邑人僉曰二賢宰化民成俗之意不可不刻石以書其美憲司提舉學校故來徵言不敢以不敏辭因勖之曰經不云乎雖有嘉肴不食不知其味也雖

有至道不學不知其旨也學既立矣主善者可無人焉鄉人子弟之俊秀者惡可使之止於胥史而已耶即今内外要職之人材半出於東原府學之生徒豈非明效大驗歟某曰唯謹受教不敢失墜請文諸石

亢宗堂記

古之立德立功非仁無為非禮無行一於修身而無愧一以冀子孫之賢明為子孫者能以父母之心為心其於繼志述事宜如何哉不能立身行道光顯祖考弘大

門閭自視此身若無所容於天地間是之謂大孝彰德
總府知事魏憲作新私第北堂落成聚親友而宴飲酒
歡適舉杯來前曰戶牖固卑陋門楣名扁以識記以戒
誨願先生一言乃書曰亢宗酒數行復為之請曰先生
光寵蓬蓽何幸如之不敢以煩瀆逃罪願文其名義書
於屋壁朝夕起居以為座銘惟先生可否之余應之曰
以足下卓然自立不輕賤其身不辱其親不負前人高
門之望又有以光大之既能庇宗又能亢宗故以云雖

然古人有言曰興衰慶弔相倚伏足下既能榮其祖宗當思所以成就之不易居仁由義恒以行百里者半九十里警戒無虞德垂後裔不聞坧者王承福之嘆此明名堂之義也某曰謹受教某年月日書

韓氏遵誨堂記

題遵誨之堂者記銘箴贊序說詩什盡文體之變韓氏賢父子昆仲之言行嘉美者揚譽具備舉陳言往行懲為戒善為法比類發興橫竪立說周折詳盡至於辭藻

之情實華麗簡潔豐贍奇澁平易疊見層出可以光史策而寶家藏者無一不有殿衆美而爲言者不以艱哉修前轍則贅出新意則鑿不贅不鑿請爲諸作者之辯大率諸人稱韓氏之孝循文解字致辭於遵之一言夫依循奉行之謂遵父母之命依循奉行謹勅之士皆能之又舉不孝之惡行以證明之何期韓氏昆仲之淺也不孝之惡行尚忍言之哉孟子稱虞舜曾子之孝何嘗舉凶人以爲諭也通甫昆仲謙以自牧以行顧言名堂

以遵誨可謂取名也廉矣視彼以孝自負大書門楣曰榮親曰萊衣者為何如哉孟子曰舜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父母之垂訓也其辭有限而人子之行已所遇之時所處之地萬變而無窮有是訓則遵之無是言則恣我而為之朝守暮畔一是一非吾觀韓氏昆仲之履踐不若是之區區也平城府君吾不得而見之矣通甫君美行平城君之遺體性情氣質如以燈傳燈不誨而同不遵而行奚必以是而為多哉二賢知孝之時中離之

而不為畔合之而不為守知孝之權在虞舜則為虞舜之孝在曾子則為曾子之孝在我則有我當為之孝然則名堂之義豈非思親自謙之一誠辭耶所以為諸公之辯者若是未卜諸公洎二賢之心又以為何如也不然古人事親之陳迹經傳孝弟之緒言二賢飽聞而熟見之又何待我輩之復舉

鄭千戶棣花堂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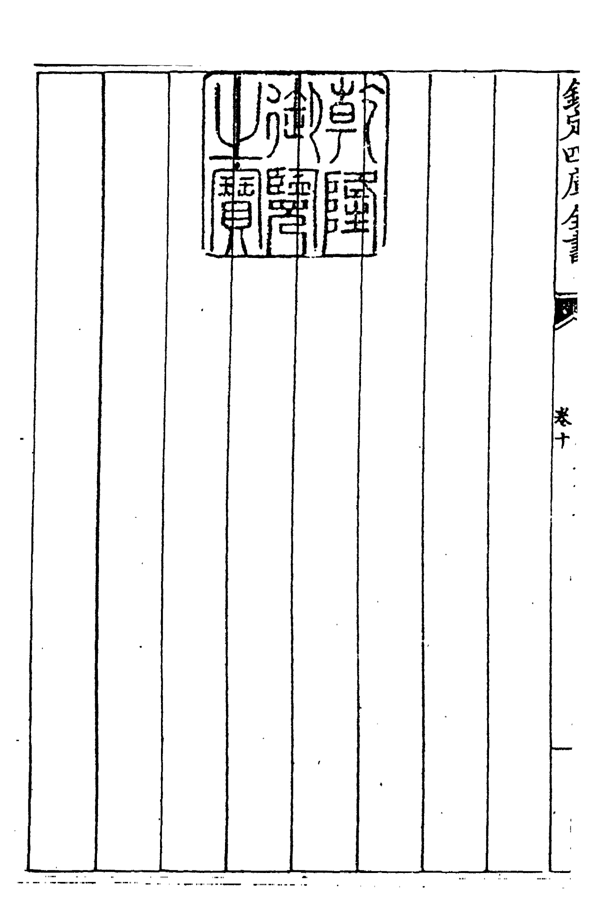
甚矣風俗世變之移人斵喪其良知良能之善性而不

知愧悔也孩提之童莫不敬其兄愛其弟此不學而知不習而能者也僕自改職戶曹天下詞訟郡縣不能剖決者聚至乎部因以聽斷而觀四方之風大抵析家背而昆仲相怨仇相詆訾辱及其先世而不可道者十居八九諸侯之家為尤甚更甚者父母俱無恙昆季求析居父母不以為怪六親不以為非守土有司不以為罪抵官健訟連月蔓歲達部及省公斷弗服必至唐突而後已吁於斯時也不為風俗移而能怡怡同處者良可

尚已元州鄭氏在本土為巨族我朝革命元帥公諱某者以雄武起鄉里歸命後鄉民賴以全活者不勝計以功以德子孫得世其爵元帥公生子某某今為某官某官小大骨肉凡數百口同居四世中外無間言侍衛親軍千戶職當扈從起第於京師思其同氣各以從仕而不能相合名其堂曰棣花蓋其友愛之篤懼其跡遠而情踈歲久而或忘庶幾起居坐卧見其參前而隨於後也使手足間之敬愛日厚沒身而不衰焉是以鄭氏篤

行純至上達宸聰時人榮之千户之友侍衛萬户府從事王某晉卿同僕來登是堂謂僕曰交友之義惡則諫止之遷改之善則贊成之揚譽之惡弗能諫善弗能揚奚以友為子何惜數語不以識之使起堂之意不揚且無以遺訓後人僕應之曰聖人人倫之至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傳曰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又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鄭氏慶門賢昆季都元帥為國死事友愛復如是宜其虎符恩諭登壇典郡

一門十餘人子孫繁衍弘彰祖業實旣立矣何以文爲
雖然古人謂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又於几杖盤盂皆有
銘恐其爲善之志有時而或替也堂之有記因以自警
惡得而廢之哉誠能以聖賢友愛之行日注乎心見於
行事世變風移之惡不接乎耳目以鄭之先世家法餘
澤傳及其身及其子孫及其無窮世世守之而不變化
鄉邑而及天下通神明而光四海安知不自此堂始主
人起謝曰記文已竟請刻諸石而銘諸心焉


乾隆御覽之寶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紫山大全集卷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孫球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録監生臣曾照

謄録貢生臣苗序濂

紫山大全集卷十一

元　胡祗遹　撰

記

韓氏南園遠風臺記

物之美惡非能感人而人自感於物人自感於物耳目之日見聞者與草木之無情者適與意會則可喜可樂之情油然而生焉故金石絲簧之和而不能生遷客逐臣之樂蛩吟蚓嘯淒凉秋雨之悲而不能動富貴得意

之悲通甫總管韓侯與其弟君美御史子孫族屬近數百指友愛同居壯年才美不急急於權利怡然謟然以道義相娛悅築别業於豐宜門之南五里而蓮池竹塢菊欄松徑游息之所畧備又以蓮池所出之土起臺於池南袤延二尋高則過之南對平崗微阜野寺浮圖映帶隱見於林梢烟際北顧郛郭居民半市半野東望去城近郊蔬者漁者樵者園者圃者一重一掩村落田廬畫不如也西南馬鞍大房棲隱玉泉五華平坡香山層

巒疊巘深巖巨壑千態萬變不可名狀左右前後貢卧
覽而供坐游者亦可謂多景矣一撳髯一舉目無物不
可以適意至元十年夏六月以穮稼爲雞黍之會酒酣
客有歌淵明之詩曰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懐新歌未闋
通甫舉酒屬客曰昆仲登降是臺十稔於兹四時朝暮
陰晴風雨之變長吟舒嘯凝望之樂固亦無窮矣然未
若此詩之愜吾心者深是臺誠陋請以遠風名之客應
曰可同席武安胡某曰喜新竒而厭故常樂富豔而苦

淡薄古今之常情也禾之受風有此天地即有此二物且無馨香姿艷之美田夫野老從事而不厭者愛其秋實之成餬口之利而已豈知天地造物生意之美機心一絶與物閒適之樂達官貴人日以鄉澤紛華美麗炫其目沉浸醲郁於高堂華屋名卉珍木之境一至田疇恐為草木泥土之所汚䖏然為之不樂古今幽人隱士澗阿巖谷躬耕妻織不為不多亦未嘗形容是樂於謌詩由此觀之自有天地以来至於今之久知是樂之極

至而又能聲於文者獨晉處士陶淵明一人而已後之知陶淵明之深者獨一蘇雪堂而已雖知之而不能同之再廢再辱卒貶死於海南然而是樂也豈區區鄙夫俗士降志辱身於汙世汩没老死於畏途者所能知所能言哉通甫昆仲樂此以名臺推是心以往其肯汗顔無恥拜路塵之下風者耶其肯趨勢附炎不自貴重隨俗波靡者耶壽數十寒暑生前有限身後無窮不能居仁由義蟻羶蠅血陷身非類肥甘寒暖於一時鬼誅人

殃禍不旋踵貽譏遺臭於無窮窮天地亘萬世而惡名不滅可謂知乎韓侯之志可尚也夫不可以不誌座客同應曰唯故樂為之書激衰俗以紀此臺得名之自

趙侯昜齋記

通義大夫户部尚書改除山東東路都轉運鹽鐵使趙侯名某燕居之齋曰昜友人武安胡某問其取名之義曰是名也十六年於兹矣至元八年僕自知歸德府事改知南陽是時朝廷經略江淮謀定南服集兵襄楚南

陽迫近漢沔北當諸路衝要供給運送百冗坌来急於星火修戰艦積屯田馬芻粟人廩食程限辦集若是者首尾三周歳適以守土實任其責夜分乃寐鷄初鳴而起立志自勗扁於齋不遑寧處幸終秩無敗闕十二年叨升懐遠大將軍金虎符苖都路總管兼府尹此區區為國服勞不敢自暇自逸名齋之由也大字深刻其額參政左山商公之書也吾友其亦有説歟對曰壯者立志忠貞名之可言而行之不怠也自予識執事於弱冠

襲先大夫之爵長邢州安國軍節度都事使能挺特自立
勤苦節約嘉節升聞陞邢州為順德總府歷十七寒暑
以勲政知河南府歸德府遂有南陽益都之拜山東東
西道江南浙西道兩任提刑按察使三任山東東路都
轉運使增課萬七百四十餘錠揚歷中外將四十年自
朂之力也余何言哉雖然書不云乎靡不有初鮮克有
終終始惟一馬伏波亦曰老當益壯蓋人之氣血過中
年則衰心志剛强則年彌髙而德彌卲利欲浄盡而義

理精明仁爲己任終身而後已矧茂異之材造物不易生國家作養不易成晚路末節尤當自愛愼自堅定自振勵勲舊富貴之子孫能世其家增光前烈如君者百不一二朝廷急急圖任舊人共政六卿之選已膺拜榮以才德以歲月以門閥以治績以成效協清議而服公望不能逃任大責重之寄者非子而誰吾子其勉之鄙言已竟請書諸齋壁

題王氏樂賢堂記

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天理人倫之至樂也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至樂之中又有不可得而名者仁壽之世父母之具慶人皆有之義方之家不易得也父止於慈愛而不知其惡慈或至於敗子子止於孝敬而不敢違命孝或至於陷父子敗於邪父陷於不義負過避罪之下委曲營護憂戚紛擾至是而樂安在哉原其愛子敬父之初心寧故為之敗陷閨門之中以恩掩義賊愛之厚不知所以裁之而失其中也父慈而訓子孝而箴兄

弟怡怡相勸以義是之謂慶門故人樂有賢父兄也或為貧苦迫之身役戸差之擾東南西北餬其口於四方歲時伏臘定省温凊欲樂其樂而不得者又十常八九上黨王氏翁媪康寧富而知義子四人賢而好禮無寒餧離析身役戸差之所苦築堂以事親孝養以致樂為父母者樂四子之賢心安而享壽正合孟子二樂之義長子某求名其堂名之曰樂賢鄉人皆曰可楣牓已竟請誌諸石某年月日書

郁文堂記

文之為言淵乎煥乎聖人屢言之矣柰何後世學者不求文之所以為文有本文不在兹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又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又曰燦然有文以相接文之為文於斯可見又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又曰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忠也敬也文也分之則三合之則一誠篤乎中心形於威儀則嚴恭寅畏嚴恭

寅畏則語言揖讓登降進退起居莫不有自然之節次輕重疾徐貴賤長幼先後之次叙是之謂文周視夏殷文武君乎上周召臣乎下内則宗廟朝廷百司庶府外則方伯連帥鄉邑閭里朝覲會同冠昏喪祭忠敬實乎心文華郁乎體方之夏殷燦然具備天理昭著人倫煥明夫婦别父子親君臣義長幼序朋友信本既立矣貴則玉帛贄荅賤則榛栗贈遺賓主之間莫不成文此吾夫子美周之文也周之末世忠敬澆漓文存實亡故聖

人為之嘆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陵夷至於叔世君父師長不自知其職不學古明經不窮理盡性不修身齊家不知建極明倫之為已任化民成俗之為已責軒軒然以地位年齒驕蹇於上間有好學者不過乎執經問難為章句儒措辭為淫麗新奇語吁人之以是為文波流風靡詩降而為律字畫流而為行草散文變而為四六歌詠轉為市聲里曲父師之責子弟時君世主之進退臣下以是為才不才文至於此何以為之文哉易

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又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大人虎變其文炳也文之訓詁昭昭矣然則為人子為人弟入孝出弟謹信汎愛親仁而力有餘從事於文者更深思之某年月日朔禮於先聖先師既畢而登講學之堂扁曰郁文西溪王公之書也予恐後學專以辭章字畫威儀之為文故掇聖師之言以為徵

清慎堂記

寓兵於農王政也居重御輕君天下之大權也漢有南北軍唐立十六衛用此道也兵不寓於農政而二之百萬之衆仰食於農飛芻挽粟數千里饋餉師不宿飽居者行者交相為病不能供給不寧惟是聖王之處內外臨治亂謀深慮遠農即兵也兵即農也兵自農出賦居藉焉農本而兵末本理則末治井田定而三代千餘歲秦廢井田二世而亡臣民之於君長如手足之衛腹心不如是則渙然不相親鄉田同井朝夕起居相親睦相

守望相救助相扶持氣相同心相愛而相熟聲相應同事則行伍親愛則昆季手足相援親上死長之義明坐作進退之法齊農時田畝農隙則蒐苗獮狩治兵振武從講武事安不忘危治不忘亂金城湯池聖筭神術足食足兵上下相信聖師之訓豈虛言哉我朝家法與帝王同制兵民一也無事則畜牧種植有事則丁男皆兵自太祖皇帝奄奠九有歷五世而聖主臨御承聖祖神考之訓而兵制益完備外以元戎總攝諸萬户府鎮撫

四夷内立諸衛屯田閲武使芻粟山積人知義勇加以任將得人法制嚴密某官某人以祖考開國佐命之元勲積勤累功蒙眷顧至某官教養士卒一一有法樹堂於京南東之中營扁曰清慎推原命名之意潔己以御衆可謂賢乎惟清明在躬故可以正帥衆謹戒不怠則可以有備無患聖人之所慎王公能之唐太宗嘗謂侍臣曰吾行山路巉巗謹於御轡則未嘗蹉跌及其坦途平易此心一放反致顛蹷檢身御下可不慎歟心不能

清雖慎何益清心慎行為熊虎將帥百世之師兵法曰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又曰行如戰慎之至也又曰以約失之者鮮矣易曰師出以律英哉王公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小心翼翼克自抑畏訓練程式素所服習又在程不識之右也耶奉訓大夫知宿州事王濯纓以某年月日過堂下留宿於別館者累月覩其數年實辨等列習威儀真一時之良將也語不肖立言以紀其實且以不肖王公之老友也故不辭而書

襄垣李氏秋蟬堂記

蟬之為物蜕乎溷濊之中嘯吟風露之外得蟲介之清秋之為氣霜肅天高日晶月潔濁暑屏跡麗金用事得四時之清以蟬鳴秋氣同聲諧楚吟湘怨蕭散閒雅豈春鶯夏燕宵蚓寒蛩之所能擬倫也襄垣李某潔身遯世喜鼓琴得趣深名燕居之堂曰秋蟬即名以求心是豈囁嚅洪涊進瑟於好竽之徒歟䏻素餐之粟而不食如秋蟬飲風露惡鄭聲之淫而不聽鼓一再行如秋蟬

之作清音罷彈橫膝悠然自得樂之於身而不厭迴視揮之復來斥之不去若廚蠅之戀羶䓍者將望望然去之又忍與之語哉某今原本缺年間人堂毀於兵人亦云止孫男某思慕乃祖之高節名不可滅載堂載構終當有成乞言於余曰異日窓戶簷楹復還舊觀大書深刻傳子傳孫世世不忘使君之惠也敢再拜以請至元十三年秋八月書

遺安堂記

欲子孫之貴富安榮天下之人之同心也然而欲貴富而反得乎貧賤欲安榮而反得乎危禍者皆是也是蓋溺於所愛以恩掩義不究其理不窮其情故也夫物之榮悴通塞人才之賢不肖成敗蓋有由矣人徒見春夏之發生長養萬物各遂其性而不知收斂閉藏欝抑含蓄外若挫折而内實培植以成發生長養之功者乃秋冬之力也人與萬物一也故孟子曰天之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

是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詩曰宴安鴆毒不可懐也前賢亦曰富貴生不仁韓文公亦曰不見三公後寒飢出無驢不見卿與相起身自犂鋤理固然耳然而知之者鮮矣憂子孫之賤而以賄賂迎合曲邀横結求大官憂子孫之貧營田宅殖貨財藏金於郿塢積胡椒八百石憂子孫之不才俊而使之乘肥衣輕結豪俠通權貴臂鷹走狗賔客滿門以求聲

譽以是數者而觀之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雠之使為子孫者天質粹美必至於驕矜怠肆志得意滿善不進而惡日趨使其愚不肖其禍不旋踵而至然則為人父母其於生誨死遺可不慎歟可不明理而遠思遠慮歟世之人於其所甚愛而錯謬如此於其所不愛而曰能盡其道吾不信也吾鄉提舉馬公彦舉置居第以傳子孫名其堂曰遺安其亦二疏龎德公李文靖公之心乎棄世二十餘年於兹矣昜簀時子孫尚幼

於今表表卓卓內處臺閣外列郡縣有良吏之稱晦德不仕者鄉里稱善人當時與公同仕並世今其子孫彫落廢絶者固不必數其詵詵繩繩成身立業為何如哉聖賢之言馬公之志豈非明效大驗而不誣也耶至元十七年燕南河北道按察司從事名曙字德昭公之長子也再新門扁求書於武安胡祇遹併乞言以誌其歲月故為之說以書其左

兼善堂記

太師國王以神武不殺之仁而賛成開國之勲當是時幕賓郎中石文謀議為多未及上太平守成之策而去世吏民思慕以謂榮不酬徳至今以為恨冢嗣宣慰使祥甫克肖其徳光大先業孝思追遠致敬竭䖍於家廟尚以廢墜家聲為懟悉自勉自㫾起堂於私第牓曰兼善具志蓋可見矣紫山野老一日過公之門既書其門楣不可無一言以誌其壁竊嘗思之男子之生世窮達有命貴賤在天不倚乎命不歸諸天求其在我者尚志

而已髙志一立鬼神莫之奪所謂髙志者富貴不與焉天之生斯民也固欲人人育萬物而參天地然而清明純粹剛健命世之氣雖造物之巧亦百千年不一全備所以感之者大抵碌碌於齊民宣慰公之名堂伊尹之志也伊尹之志匹夫匹婦不得其所如已推而納之溝中故其言曰與我處畎畝之中以樂堯舜之道豈若吾身親見之哉豈若吾君為堯舜之君吾民為堯舜之民哉此孟子所謂達則兼善天下之旨歟百年之間兆民

之衆有此氣而無此志有此志而無此才有此才而無此德有此才德而不偶明時者又十常八九宣慰公於斯四者獨備而兼全將見措斯世於唐虞之上何遠之有故樂為之書

容齋記

堂齋亭軒之命名几杖槃盂之有銘非所以張虛譽而取口稱實欲朝夕面對抑有餘而强不足無斯須而不自戒飭警懼也大中提刑公以容名齋其好善克己之

情槩可見矣書曰有容德乃大容之為義非止於寛而已凡人之量固多狹隘在伯夷猶不免故子思子曰浩浩其天言人之量當與天同自非聖人安能希天故漢人稱黄叔度汪洋如千頃陂澄不能清撓不能濁然亦有似是而實非者不辨白黒清渾舉無不可似容非容也亦愚人耳惟其胷中涇渭未至於當言則口不臧否又若滄溟自有天地以来萬水歸之不舍晝夜不知何時止而不盈甘若汚濁之不齊沙泥糞壤蟲魚鱗介生

之受之而不拒清者以助己之大為己有之有濁己之德濁者隨而為渣滓以為善德之資所以能為百谷王也此其於容也有益而無損故其德日大若夫溝港池沼多水之來則不能受少頃則為之枯涸正如斗筲之人吝驕相仍不能容物反為人所容可嘆夫容齋主人天稟聰明疏通克自抑懼其接物太察又欲於日月之間萬事之來前兼收併蓄勝己者取以為法不若己者忠告而善道之以是處心其德豈不大哉其勳業可量

也哉宜乎一飛而親日月之光出而典郡治績最諸路三陞而總外臺之清要賢於讀書半世不自知其所短者遠矣

孔正已詩禮堂記

孔子五十三世孫曲阜尹權祀事名治字正已作堂於私第扁曰詩禮異哉正已之大孝也歟聖人去世千八百年嗣孫傳家希聖將立繩武接踵然能色不忘乎目聲不絶乎耳者亦不多得因名以原其心正已律身之

志起居語默皆自貴重必曰是身也非我之所得私也是身也賢於堯舜萬世帝師至聖之遺體也行至聖之遺體當如何哉言至聖之言行至聖之行一毫無似非孝也不孝則罪孰大焉任大責重寤寐語默不可斯須忘乎心然而何修何飾而可以學乎聖吾之所居之室聖祖之所處也手口之澤至今尚存為子孫者其可忽諸吾蚤作夜寐神明照臨入戶則如拜申申夭夭之儀趨庭則聽不學面墻之訓庶幾温柔敦厚而思無邪嚴

恭寅畏而毋不敬升降俯仰燕居處獨尚可不愧不忝
正己之志殆如是乎否則雖名詩禮而不誦詩禮之一
辭熟其辭而不踐詩禮之一跡耳思乎無以言無以立
諄諄之慈愛三百五篇之旨曲禮三百威儀三千雖日
詠月習不過作毛鄭箋之註脚大戴小戴之訓詁學究
耳是堂是名非正己獨得而私凡吾夫子之嗣孫當家
立是堂堂揭是名皆以正己之心為心履往聖之絕蹤
快天下之公望立為人子為人孫追遠奉先行父母遺

體之成法偉歟英哉不肖何幸拜登斯堂見善道不能無一言以識其末某年月日某書

寧晉王氏本支圖記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人道親親也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生則大宗小宗百千世而嫡庶有別昭穆不亂死則祔祭於廟祔葬於先塋服雖窮親睦不衰此三代聖王設教立法所以厚人倫也是道也廢之已久而習俗日衰父母在而昆季析居再世而不相

往来甚則手足化為仇讎視猶子如路人有人於此能以人道自任起廢禮於舉世久不能行者豈非天資孝友超然特達之士歟寧晉王氏巨族也金亡兵荒中世譜不存嗣子某既為先君節使元帥公序銘神道之碑高曾而下曁伯叔祖父譜忘事業不及見聞莫能論撰無文以旌紀哀慕罔及故細列世系刻之碑隂使為子為孫者有所考焉歲時伏臘聚親族於其下封墳拜壠尊卑長幼各知其序本支源委有條不紊功烈德澤追

孝於前人庇宗亢宗感激其來世繼繼承承亘萬世窮天地而茲祀不絕孝友睦婣不勸而化各虛其次以為祠續鐫名之位噫若椅者天資孝友者也聽聲可以知其罷觀委可以知其源視履可以考其祥今王氏嗣孫男已近百人達者高爵厚禄衮衮而文武顯官未仕者孝弟力行不失為鄉里善人然則高曽而上其罷其源知其宏且深矣視子孫之所履以卜來世王氏之遐福方興而未艾也父作之於前子述之於後孝子者善繼

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後来者毋㢢成美此椅之刻石之心也武安胡某既狀其節使公之行業而又誌其壙矣於兹圖也不可以不書

郭彦高招討野齋記

好誇人之同情篤學者鄙之好名亦人之同情力實者去之夫名者實之賔也賔勝主猶且不可無主而多賔奚可哉大名之下不可久處聲聞過情君子以為恥亦畏夫招物議而得天殃也是故謹飭之士檢身若不及

其取名也㢘唐韓文公以退為字宋朱文公以晦自號
況餘人乎吾友郭公彦高築齋於私第名之以野孔子
曰質勝文則野又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又曰野哉由
也然則野之為義非佳稱也明矣彦高㢘矣哉葢悲夫
好誇好名而無實者也自後者人先之自畀者人高之
遠物議而逃天殃是也又豈野人而能然乎將見學問
日增賢而有文不得志則不為卷懷退藏林逋魏野之
流得志則道濟天下急流勇退綠閒隣野綠野二堂之

後吾亦以此望彦高也彦高去席曰雖不敏不敢不自勉請書之以為誡因以為識

効忠堂記

立非常之功者享非常之福天理昭昭不可誣也往古来今未有無功而蒙福積惡而不亾者也無功而福君子懼之少中大夫同知福建路宣慰司事安陽李子振文以户入兵籍壯年從軍鋒及矢石攻城野戰飽經而備嘗之矣至元五年我師圍襄樊振文身擐甲冑手覩

簿書者一千八百日裏樊下從元戎二丞相渡長江攻堅城破強賊降大敵無一不與其謀不親其事卒至壓宋都受宋太后少帝降表得府三十二州百廿三郡三十四縣六百九十八兵卒百萬户千一百七十四萬六千資糧貨寶不可勝計驛奏天陛錫宴受賞增秩可不謂立非常之功者享非常之福歟偉哉英哉自古至今指揮渡江一舉而統一南北者能幾家以魏文帝之英明才勇而天以長江限南北之轡苻堅以百萬之師敗

衂奔潰而不可止我朝奮起朔方受天眷命併諸強聚落滅完顔金下回紇臣高麗平吐蕃河西畏烏諸别種惟經畧江淮歷四朝五十年而後武功告成實出於皇帝陛下聖筭神策威明獨斷所任將帥得人二大丞相忠武勇知精誠折衝故所向無前卒成大業耀當代而垂無窮振文於是時名位未崇而謀畫實多豈碌碌隨人者也宜乎自行中書省鎮撫陞省掾再命行中書省都事撫州路總管府治中未幾佩金虎符陞臨江路總

管府達嚕噶齊吉州路達嚕噶齊再陞同知福建路宣慰司事朝廷重惜名器不妄與人而振文之効忠宣力榮貴隨之其任臨江也發權吏積年蠹國賊民之姦徵贓黄白金萬九千餘兩鈔七千兩復發主典欺隠官錢鈔三千緡銀一千九百兩税額月增倍三十歲霪雨民饑開倉活五千餘户土人立生祠刻石頌徳移鎮吉州招復逃户二萬家貪吏屏息强横帖然至元二十五年福建宣慰秩滿得代還鄉里親戚故舊滿門以前宇陋

狹不能容簪纓作堂而高大之振文之志榮聖恩之優渥內以光祖考外以娛佳客以謂不可妄自菲薄沾淸儉之名此堂之所以立也至於誇里閭驕妻子歌兒舞女快樂乎一身則非其志也梁之擧行臺御史濯纓翁王可與晉卿雄文以序之歌詩以賛詠之曲盡其平昔堂之落成親朋咸集客有擧杯而言曰堂之名可得聞乎主人曰無有稱情命名惟衆言是從客曰堂之一甓一木聖上雨露之澤也拜恩受福臣子効忠之力也然

則名曰効忠可乎主人曰非下走之所敢當也為人臣而効忠死生患難之不避亦職分之所宜惡可以自負哉客曰非自負也効也者進進不已惟恐其忠之不盡自兹以往願吾子立則見其忠於前在輿則見其忠於衡前志不衰老節益壯惟力是視不務宴安書之門楣昭示子孫使知斯堂非門閥廕庇而興非僥倖詭遇而得尚不敢以自足苟安而處使為子為孫者趨而過庭問起居而升階瞻門額而見扁榜顧壁石而誦記詞退

而私相語曰此吾父吾祖起堂得名之由也忠孝之於人其效如此虧一木損一甓非孝也不能繼志述事踵前人之英武非忠也我輩尤當兢兢業業毋敢失墜然則玆堂也日固日安豈不爲李氏百世之光命名之旨其在玆乎主人曰謹受教請書之

時雨堂記

柳宗元非國語以天人不相干可謂無義無命矣箕子作洪範五行五紀稽疑庶徵五福六極九疇之中天人

相應者六後人推廣其徵驗至於五事三德八政亦未有人天之不相感者天地非人無以奠位理物人非天地不生活上中下通一氣耳子孫之賢不肖為父母者漠然無情父母之喜怒哀樂為子孫者恬不之動有是理歟如宗元之說則孔子作春秋天變不足紀矣吾友明叔趙侯治長清作堂於私第時方旱堂成而雨命之曰時雨亟乞言以記之明叔之心不敢自欺自負以推誠潤物得甘澍之應姑取東坡喜雨亭之餘意固足喜

尚僕以友朋相勉之道殆亦有說匹夫匹婦銜寃飲恨
飛霜不雨不諂不貳郎官出宰百里上應列宿以明叔
之才志揚歷中外名冠多士今倅大郡一言之善不善
足以禍福十餘萬之生靈濡枯津涸抑强横扶困弱惠
給細民者奚啻一言一事而已耶矧明叔之才智詎甘
老於州郡者歟閒居鄉里開吾後學已若時雨之化百
穀得處廟堂潤萬物而澤四海若傳說甘霖之蘇大旱然
則堂成而雨安知不為異日之先兆明叔領之曰若聖

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請書之

恒齋記為醫者宋和之作

恒之為德難矣哉乍作而遽息非恒也日月至焉非恒也中道而畫者非恒也行百里而半九十里非恒也此無他智及之而仁不能守也不能守者知之未至故也知之未至則信之不篤信之不篤則守之不固守之不固則以私欲奪天理出入有無之不常晚節末路匆全矣誠知之至則必曰德一則吉二三則凶舍吉而從凶

豈人情哉至元壬戌余来官濟寧俗厚事少訪儒醫於
郡人衆以恒齋宋杲對已而與之邂逅深静重厚辭簡
而理足自是日往月来兩易寒暑視傾蓋時不少異不
敢以無為有以虚為盈以約為泰聽其言察其行慥慥
相顧信乎其能恒者也竊嘗觀天地健順恒久而不息
包萬有成萬物不在乎飄風驟雨在乎無聲無臭不在
乎迅雷掣電在乎絪緼中和人肖天地以生然而動輙
悖德悖德則且不能悠久者意必固我以賊之揠苗助

長以害之異常出奇以擾之惟寧靜沖淡不務外不矜誇中道而行其庶幾焉孔子之於欲見聖人君子善人而俱不可得得見有恒者斯可矣恒去聖固為懸絶然入聖自恒始今之貴賤賢不肖皆無恒心惟利是趨朝顔而暮跖朝仁而暮盜趨向無定變化不測紛紛擾擾中得見務常而恒雖聖人不免擊節嘆賞吾其能已於言乎勉之哉持此志也終身後已可也主人曰唯請書之

府學儲書記

建學校而儲書籍知務本矣人不知不學學於古訓乃有獲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前聖後聖豈欺世哉彰德總管胡公下車以興學養士為務嘗與秘書監傒公議儲書以待學者達嚕噶齊晏質謹公聞而恱之首出百卷不數月收書萬二千卷櫝之府且懼歲久散失特以書籍總目助書人姓字俾刻諸石教授丁君來言曰公之仁心遠慮可謂勤矣子宜以言記其實竊惟顔子

之稱孔子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其告子張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子思傳之孟子亦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葢學不博則不能求於約寡聞少見則無以致廣大盡精微而會其有極師道廢久後學無所質問所賴者往聖前賢之格言善行布在方策而不泯者耳窮居寒士無錢買書雖欲矻矻於朝經暮史晝子夜集何從而得之胡公此舉使學者隨取而隨得如饑得食如渴得飲免乞假之勞無抄録之

貴成就後學惠莫大焉德莫厚焉學者無以易得觀覽過目而不銘諸心能言而不篤於行務博而不求諸約貪多而不精於去取典郡主書者勿以善不出於已而不加愛護月銷歲減於巧偷豪奪之手不惟負公之德朔望致祭寧不愧於斯石

榮煉師信齋記

人之於道見之明則信篤信之篤則守固守之固則行之力行之力則恒久而不已終身而不變若是而人不

信曰有道之士未之有也或近泉而棄井或半途而自畫或朝勤而夕惰或出入而無常是皆見道之不明已不自信人孰信之故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故至誠不息可以貫金石通神明對越天地而況於鄉黨鄰里乎女冠滎煉師自髫齓而離母母禮師得道者服笄歲而為黄冠師今六十歲矣清淨謹嚴猶一日也可謂見道明而信道篤也受業者既衆寢息之所隘窄而不能容起一齋於本觀之隙地掃地焚香垂簾扃戸道徒

誦讀畢虛心絕學見素抱朴親戚鄰里不妄往來容齋提刑幼蒙摩撫長知敬奉一日同過新齋曰古人不云愛及屋上烏人好烏亦好齋不可以無名扁曰信可乎在坐者皆曰可請書門楣又請為之銘銘曰

天有四時萬古不忒以是而觀信孰大焉人有誠德法效乎天純亦不已始終百年我守我信人無間言我非求名惟德之全見素抱朴心廣體胖表裏澄清玉壺真仙

